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音癸籤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人壽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_臣陳文樞

謄錄貢生_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九

唐音癸籤

詩文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唐音癸籤三十三卷明胡震亨撰
震亨字孝轅海鹽人萬曆丁丑舉人官定州
知州擢兵部員外郎所撰唐音統籤凡十集
此其第十集也九集皆錄唐詩此集則錄唐
詩話舊無刊板至

國朝康熙戊戌江寧書肆乃得鈔本刻行為目
有七一曰體凡一卷論詩體二曰法微凡三
卷分二十四子目自格律以及字句聲調無
不備論三曰評彙凡七卷集諸家之評論四
曰樂通凡四卷論樂府五曰詁箋凡九卷訓
釋名物典故六曰談叢凡五卷採擷逸事七
曰集錄凡三卷首錄唐集卷數次唐選各總
集次金石墨蹟震亨蒐括唐詩用力最劇九

籤之中惟戊籤有刻而所錄不出

御定全唐詩之外亦不甚行獨詩話採擷大備為全
唐詩所未收雖多錄明人議論未可盡為定
評而三百年之源流正變犁然可按實于談
藝有裨特錄存之庶不沒其蒐輯之勤焉乾
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金史紀事本末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唐音癸籤卷一

明 胡震亨 撰

體凡

詩自風雅頌以降一變有離騷再變為西漢五言詩三變有歌行雜體四變為唐之律詩詩至唐體大備矣今考唐人集錄所標體名凡倣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絕句概

名為律詩為近體而七言古詩于往體外另為一目又
或名歌行舉其大凡不過此三者為之區分而已至宋
元編錄唐人總集始于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為

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有古章句及韋孟長

篇二體唐一曰五言古詩唐初體沿六朝陳子昂一曰

七言古詩一曰長短句鮑全篇七字始魏文間雜長句始

一當與後歌一曰五言律詩唐人因梁陳五言四一曰

五言排律因梁陳五言一曰七言律詩又因梁陳七言

長篇而變

四韻而變者也

唐一代詩之盛尤
以此諸律體云
一曰七言排律
唐作者亦不一曰五

言絕句一曰七言絕句
絕句即六朝人所名斷句也五
言絕始漢人小詩而盛于齊梁

七言絕起自齊梁間至唐初四傑後始成
又唐人多以絕句為樂曲詳後樂通內
外古體有三

字詩
李賀鄴城
童子謠
六字詩
牧護
三五七言詩
始鄭世翼一

字至七字詩
張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題為韻
偶對成聯又鮑防嚴維多至九字
騷體

雜言詩
此種本當入騷如李之鳴皋歌杜
之桃竹杖引相沿入詩例難艾漏
律體有五言

小律七言小律
嚴滄浪以唐人六句詩合律者稱三韻
律詩昭代王弇州始名之為小律云

又六言律詩
劉長卿及六言絕句
王維而諸詩內又有

詩與樂府之別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

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

諸家樂有而李白所

擬為多皆仍樂府舊名李賀擬古樂府多別為之名而變其舊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

人新製為樂府題者也

始于杜甫盛于元白張籍王建諸家元微之嘗有云後人沿襲

古題唱和重複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為得詩人諷興之義者此也詳後樂通內其題或名歌

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

歌曲之總名行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與歌行皆始漢唐

人因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

抽其意為

引導其情為曲合乎俗曰謠進乎文為辭有曰咏者曰又衍而盛焉為篇皆以其詞為名者也

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

咏以永其言吟以呻其鬱嘆以抒其傷唱則吐于喉

吻弄則被諸絲管此皆以其聲為名者也

復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

曰樂者

如李白之靜夜思王翰之蛾眉怨杜甫之悲陳陶哀江頭哀王孫樂則如杜審言之大酺樂白

居易之太平樂張祜之千秋樂又皆以情為其名者也

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

盡譜之于樂譜之樂者自有大樂郊廟之樂章梨園教

坊所歌之絕句所變之長短填詞以及琴操琵琶箏笛

胡笳拍彈等曲其體不一而民間之歌謠又不在其數

竝詳唐詩體名庶盡乎此矣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叶而諧宮體而降其風彌
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聯獨調或
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寔具律之體四子承之尚
餘拘澁神龍而後音對俱諧諸家槩有合作沈宋尤為
擅場就中五字之諧差先故珠英前彥蚤逗流美之徑
七字之諧差晚故開元右丞猶存失粘之疵若乃律既
踵古以成律則古自應追古以存古故沈宋未作于孝
和之日射洪已興于天后之朝是尤氣機有先情籟自

啓匪人惟天一變自不得不盡變者也律體雖成於唐實權輿沈約聲病之說今錄之備考

四聲音韻之學至齊梁寔備沈約撰切韻之書名四聲音譜後隋仁壽中陸法言等嘗加纂次唐儀鳳後郭知玄又附益之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復加刊正名為唐韻皆宗約之舊宋景德以及元祐先後重修名禮

部韻畧今承用者是也

宋濂云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有宋因之以禮部之掌

貢舉名韻書曰禮部韻畧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焉

雙聲疊韻宋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

疊韻答曰互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

學林新編云古人以四聲為切紐以

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為定喉啞舌齒唇配宮商角徵羽為五音人聲之出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為宮再出到啞聲上騰為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為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為徵又降出到唇為羽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者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者也互護同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廣韻曰章灼良畧是雙聲灼畧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剔靈歷是雙聲剔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自此而紐之可以定矣

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

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

平頭謂第一字與第六字同聲第一字與第

第七字同聲上尾謂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

鶴膝謂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兩對同犯如鶴膝之竝大 大韻謂與韻相犯也如五言詩以新字為韻

者九字內更着津字人字等為犯大韻小韻除韻外但九字中有相犯同聲者是 旁紐謂如十字中已有

田字不得着寅延字 正紐如壬社任入四字為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社任字

南史畧云初汝南周顒善識聲韻永明中吳興沈約陳

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為文皆用宮商不可

增減顯著四聲切韻約撰四聲譜又以雙聲疊韻分辨

作詩八病于謝靈運傳著論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此祕未
覩妙達斯旨始可言文

按史稱約論四聲妙有詮辨乃當時陸厥嘗作書辨之
以為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何獨宮商律呂必
責其如一鍾磬亦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

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為足矣務為精密褻積細微使文
多拘忌傷其真美而約自有言云八病惟上尾鶴膝最
忌餘病皆通所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是則此論不可盡
拘明矣然有唐近律自從聲病回忌肇體應復具邈其
說以善用夫變通王弼州云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
反惟近律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誠哉是言

唐音癸籤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音癸籤卷二

明 胡震亨 撰

法微一 統論

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

執乎虞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過逸
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
則與情相悖

范蔚宗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

劉勰曰怊惆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鍾嶸云文有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又云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

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邇來作者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牽

攀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

葉石林云詩家妙處正在無所

用意猝然與景相遇不假繩削而自成章非常情能到耳嶮數語余每愛其簡切但觀者未嘗留意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局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蹶輪於甘苦之外也

宋之問云衆轍同尊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擬

王昌齡云為詩在神之於心處心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上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又云詩思有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

得曰取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
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
思曰感思

釋皎然云夫詩雖非聖功妙均於聖其作用也放意須
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
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會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
也

又云或以苦思喪自然之質此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
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
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
王而得乎

氣象氤氳由深于體勢意度盤礴由深于作用律不
滯由深于聲對用事不直由深于義類

雖欲廢巧尚直而思致不得寘雖欲廢詞尚意而典麗
不得遺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

則陷于相似之格置于古集之中使弱手視之眩目何

異宋人以燕石為玉璞周容胡盧而笑也

近代陳子昂復多變少沈

宋復少變多餘不能盡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

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戴叔倫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

可置于目曉之間

韓愈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

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嚴滄浪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

發人意正愈所謂窮思愁苦之易為詩者也

白樂天云為詩義在裨益言意皆有所為

葛常之曰自古工詩者未

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誣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

誣異始可以言詩矣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為用而後詩道備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詩逮吾唐切於儷偶拘於聲勢易其體為律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于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為四時景色各異夫如是豈拘于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

之豈異於是乎

司空圖云古今言詩多矣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醯非不酸止於酸而已醢非不鹹止於鹹而已人所以充食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崔德符答人問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

梅聖俞曰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

意見於言外

沈存中云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力為之至于字字皆鍊得之甚難而觀者減裂不知其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流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者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皇荂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為醫也

劉貢父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不獨畫手為然

葉石林云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表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

未能盡也作者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葛立方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鄭祭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為催租人所敗亦可見詩思之難而敗

之甚易也

沈約云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正此意

嚴儀曰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律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須是本色須是當行下字貴響造語貴圓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

又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瓌瓏不可色相言有盡而意無窮若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

詩夫豈不工去之愈遠

詩法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人主性情故於三百

篇為近宋人主議論
故於三百篇為遠

又云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
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
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
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
在妙悟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
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
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胡元瑞云禪則
一悟之後萬法

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以禪喻詩信有旨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楊仲弘云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

劉須溪云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

又云詩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非也尋常景色時時處處妙意皆可拾得然此猶涉假借若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鄰里間意愈近而愈不近著意政難有能率意自道

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卽名家猶不可得或一二語而止如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歸書但云安極羈旅難言之情李太白昨夜梁園雪弟寒兄不知小夫賤隸誰不能道而學士大夫或媿之矣如杜子美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欲起屢見肘仍嗔問升斗并與聲音笑貌彷彿盡之又如古人于奴婢猥下寫至孤客親僮僕凄然甚矣又云僮僕生新敬則出處世態隱約可見又云犬因無主善則俯仰猶有不忍言

者古今甚深密義往往于淺易得之

詩眼云作詩不必句句工使其皆工反峭急無古氣

詩家一指云詩不歷鍊世故不足名家

李空同云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何大復云富于材積使神情領會天機自流臨景結構不傍形迹佛有筏喻達岸則捨筏矣捨筏則達岸矣

胡元

瑞云仲默此論直指真源最為喫緊捨筏之云亦以獻
吉多擬則前人陳句進規耳非欲人廢法也李何二氏
之旨故當並參

徐禎卿云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
而定韻然情寔窈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
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
因質以定其侈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
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始
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愴而引

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竒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王弼州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又曰才騁則馭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沉之使實節促則澹之使和

又曰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摺拾宜博胡元瑞云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

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唵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鑑濁流求覩二者故法所當先而悟弗容強也

又曰詩最可貴者清然有格清有調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儲韋之屬是也若格不清則凡調不清則冗思不清則俗王楊之流麗沈宋之豐蔚高岑之悲

壯李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槩以清言其格與調與思則

無不清者

魏文帝典論云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其論七子詩與文筆未嘗不

並重
清云

又云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
詩儒者言語一字不可入詩

唐音癸籤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音癸籤卷三

明 胡震亨 撰

法微二

通論各體

四言

五言

古

七言

古

排律

絕句

詠史

詠物

雜俳諧體

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

文心雕龍以下通論各

體

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束之以聲

調俳優哉 李白

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嚴滄

浪 詩藪云五言絕調易古七言絕調易卑五言絕即拙匠易於掩瑕七言絕雖高手難於中的可與此互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

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王弼州

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為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

之構獨主風神

胡元瑞下同

七言律於五言律猶七言古於五言古也五言古銜轡
有程步驟難展至七言古錯綜開闔頓挫抑揚古風之
變始極五言律宮商甫協節奏未舒至七言律暢達悠
揚紆徐委折近體之妙始窮

七言古差易於五言古七言律顧難於五言律何也五
言古意象渾融非造詣深者難於湊泊七言古體裁磊
落稍材情贍者輒易發舒五言律規模簡重卽家數小
者結構易工七言律字句繁靡縱才具宏者推馱難合

自五言古律以至五七言絕槩以溫雅和平為尚惟七
言歌行近體不然歌行自樂府語已峭峻李杜大篇窮
極筆力若但以平調行之何能自拔七言律聲長語縱
體既近靡字櫛句聯格尤易下材富力强猶或難之清
空文弱可登此壇乎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然
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
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

兩來前半濶大後半工細也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唐法
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胡元瑞
下同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
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
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
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
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為可法第中四句大率

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
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
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
若老手大筆則情景交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
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語宏贍音節雄
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風神暢之以
才氣和之以真澹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陵究竟絕

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為句字皆調美八句為篇句皆穩暢

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弇州以
下七言律

七言律有起有承有轉有合起為破題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蘋風初發勢欲捲浪承為領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或用事引證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轉為頸聯或寫意寫

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不窮如魚龍出沒颺濤觀者無不神聳合為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知此則

七律思過半矣

楊仲弘參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

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
之則如柝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王弼州下同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結為
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為雅詞勿使不足令有
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
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鬼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
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迹方成篇法

長歌但看其通篇大勢中間偶有拙句不失大體着一

巧句最害正氣 謝茂秦

凡詩諸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初學當擇唐人名篇脉絡分明句調婉暢易下手者模仿成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又上之楚人離騷以求其源本進于神化

胡元瑞

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唐子西

以下
律詩

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 胡元瑞

律詩第二字側入為正格 如鳳律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 第二字平

入為偏格 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 唐名家詩多用正格用偏

格者概少 沈存中

三百篇以比興置篇首律詩則置在篇中如景聯所摹

物色或興而賦或賦而實比皆其義也 范德機參

律詩不可多用虛字兩聯填實方好用唐以下事便不

古趙孟頫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忌作舉
止收拾貴在出場嚴滄浪

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箇屠沽輩不得覓句者若掘
得玉合有蓋必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實

劉昭禹
以下五言

律

李夢陽云疊景者意必二濶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
昧如杜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

雨來前半濶大後半工細也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唐法
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胡元瑞
下同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
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
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
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
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為可法第中四句大率

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
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
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
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
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語宏贍音節雄
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風神暢之以
才氣和之以真澹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陵究竟絕

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

而古色漸稀七字為句字皆調美八句為篇句皆穩暢

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牟州以
下七言律

七言律有起有承有轉有合起為破題或對景興起或

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蘋風初發勢

欲捲浪承為領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或用事引證

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轉為頸聯或寫意寫

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不窮如魚龍出沒迤濤觀者無不神聳合為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知此則

七律思過半矣

楊仲弘參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

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
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
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
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
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迹人能之至境與
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
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
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

勿拈險韻勿起結用傍韻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
六朝強造語勿用大厯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州龔

七言律對不屬則偏枯太屬則板弱二聯之中必使極
精切而極渾成極工密而極古雅極嚴整而極流動迺
為上則然二者理雖相成體實相反故古今文士難之
要之人力苟竭天真必露非蕩思八荒游神萬古功深

百鍊才具十鈞不易語也

胡元瑞
下同

古詩之難莫難于五言古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律五
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
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絕
無參差扭捏之痕纂組錦繡相鮮以為色宮商角徵互
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纏綿不
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詞
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清廟明堂沉著
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

則流水行雲變幻則淒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
迺稱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難之

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
者步高岑之高調含王李之風神更加以工部之雄深
變幻庶盡七言能事爾

作七言拗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疎秀不
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
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弇州

詩一題一首自為起合無論其一題數首者則合數首為起合易而置之便不可蓋起句在前首而合句在後

首故也 范德機

作排律法虛韻不如實韻堪押順聯不如逆聯有情

叟

排律
以下

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沈杜諸篇倣其布格措詞則體裁平整句調精嚴益以摩詰之風神太白之氣槩既奄有諸家美善咸備然後究極杜陵擴之以閎大濬之以沉

深鼓之以變化 胡元瑞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為句束以聲
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
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翁州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腰腹亦
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
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
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翁州
下絕句以

顧華玉云五言絕以調古為上乘以情真為得體調古則韻高情真則意遠華玉標此二者則雄奇俊亮皆所不貴論雖稍偏自是五言絕第一義

胡元瑞下同

七言絕語半於近體同其句格宛順節促於歌行倍夫意味長永

七絕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無旁出者命意得句以韻發端突然而起意到辭工不假雕飾通首自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

章此所以不同也

謝茂秦

五言絕尚真切質多勝文七言絕尚高華文多勝質五言絕昉於兩漢七言絕起自六朝源流迥別體製自殊

至意當含蓄語務春容則二者一律也

胡元瑞下同

對結者須意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高達夫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語不

得乃可

永嘉薛韶云老杜詩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無間斷絕句或不然四句句各為對不貫穿者

為多另是一體不足多學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敘起為佳從容承之為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楊仲弘

詩人詠史最難妙在不增一語而情感自深若在你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固自好然尚是第二義也

詩法
咏史

詠物固要逼真但恐注精點寫閑澹之氣易至偏失要

在不相謀而兩得始佳

方秋崖以下咏物

詩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

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及穿花

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等語讀之渾然全似未

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與晚唐諸家之體物

者迥別也咏物者宜于此細參

兩細着水面為涸魚常上浮而唸若大雨則伏

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至

蚊蝶蜻蜒一聯又妙在穿字點字若深深無穿字
款款無點字亦不能喚出如此精微來 葉石林

詩固有以切為工者不傷格不貶調乃可咏物着題亦

自無嫌于切第單欲其切亦易易耳不切而切切而不

覺其切此一關前人 不輕拈破也 胡元瑞 坡公云詩

未落其葉沃若他本 殆不可以當此 林逋梅花詩云疎
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黃昏 决非桃李詩皮日休

白蓮詩云無情有恨 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墜時决非紅
蓮詩此乃寫物之功 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

辨杏有青枝此村
學中至陋語也

和韻聯句皆易為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為之可也然和

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

露本等面目乃為貴耳

全州 聯句始栢梁人賦一句至唐韓愈孟郊有錯賦上句博

下句聯對者和詩用來詩之韻曰用韻依來詩之韻盡押之不必以次曰依韻并依其先後而次之曰次韻盛

唐人和詩不和韻晚唐人至有次韻者洪邁曰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如今人為次韻所局也如高適寄

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和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韋迢寄杜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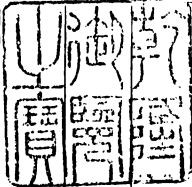
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只以其來意往覆趣味自深何嘗和韻至大歷中李端盧綸野寺病居酬答始有

次韻後元白二公次韻益多皮陸則更盛矣今人做至往返數四不止詩以道性情一狗韻脚性情果可得

而見耶和韻聯句

雜詩自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而下
字謎人名鳥獸花木摹倣日煩不可勝數至唐人乃有
以婢僕詩登第孩兒詩取禍者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
心刻骨窮晝夜致功猶懼弗窺奧眇暇役志及此皆詩
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

胡元瑞
雜俳諧體



唐音癸籤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音癸籤卷

四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劉人麇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文樞

謄錄貢生

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

唐音癸籤卷四

明 胡震亨 撰

法微三

用字 用句 儷對 事 則古 破疵

對 篇法 用韻 用

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

文心雕龍 以下用字

用字一避詭異

謂字體壞怪如古詩 褊心惡凶奴之類

二省聯邊

謂半字 同文如

偏旁从山从水之類不獲免 可至三接三接外同字林矣

三權重出

謂同字相犯也 詩驗適會若而

字俱要則寧在相犯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宣宗嘗問中書舍人李藩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又問

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二不字
上誦其詩仍稱善相屬蓋亦知其相避為難云
四調單

複謂字形之肥瘠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黹而篇闇

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不可

也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皆隱一不字在
白樂天

李長吉咏寒百石強車上河水換冰字作水寒意自躍

此用字之最有意者
遯叟下同

律詩忌犯疊音字固也然杜甫之卑枝接葉
何將軍園詩白

樂天之嫌甜笑小
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李羣玉之崎嶇詰曲鉤

輻格磔

崎嶇詰曲雙聲
鈎輻格磔疊韻

非故用疊音以示巧乎知用字

活法非可一端盡

詩用助語字非法也惟排律長篇或間有之

如杜老餘力浮於海

端憂問彼蒼尚不覺用語助字至王孟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及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之類則惡矣豈

可妄做

體物疊字本之風雅詩所不能無如劉駕之夜夜夜深

聞子規吳融之撼撼淒淒葉葉同則多事矣然未有疊

至七聯如韓退之南山詩者豈以青青河畔草亦用疊

字三聯有前例與作法於涼雖漢人吾不能無餘憾云
作詩要健字撐拄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
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
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
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
旋如車之有軸

羅大經

好詩句法渾涵不可以一字求句中有一字可摘為眼
非詩之至也才有此句法便不渾涵昔人謂石之有眼

為研之一病余亦謂句中有眼為詩之一病如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故不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故不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也此最詩家三昧不可不

知胡元瑞

又云

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皆佳句也然報與催字極

精工而意盡語中換與多字覺散緩而韻在言外觀此可知初盛次第又云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獨步中有太奇巧處然巧而不尖奇而不詭猶不失上乘如孤燈然容夢寒杵搗鄉愁則尖矣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則詭矣用字者此二則尤宜合參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王貞白嘗以詩謁貫休休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王作色而去休度其必來書中字掌中以待王果來云欲更中字如何休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唐庚文錄入歐陽公云

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下脫一字陳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大嘆服以為雖一字我輩亦不能到楊用修云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安後得善

本是就字蓋出于漢樂府就我求清酒就字也乃益知其妙以此二則合貞白事觀之知選字故不易言矣

三百篇四言定體間出二三五六七言

祈父二言振振鷺三言誰謂雀

無角五言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交交黃鳥止于桑七言亦有八言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西漢詩

五言定體間出二三四五六七言甚有至九言者

樂府上陵

錯用三四五六等言戰城南君馬黃有所思錯用三四五七等言上邪錯用二三四五六七等言始用五七等言成篇陳琳飲馬長城窟始用三五七九等言成篇鮑照擬行路難是也凡句減於三字則

增於九字則吃

遯叟以下用句以

疊字為句不過合者析之順者倒之便成法

如委波金不定合者

析之也本言草碧却云碧知湖外草本言獺起魚而喧却云溪喧獺起魚所謂順者倒之也舉此可

類其餘

五字句以上二下三為脉七字句以上四下三為脉其

恒也有變五字句上三下二者

如元微之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孟郊藏千

尋布水出十變七字句上三下四者

如韓退之落以斧引以墨徽又雖欲

悔古不可皆蹇吃不足多學

只此五七字疊成句萬變無窮如人面只眼耳口鼻四

爾不知如何位置來無一相肖者詩人工巧真伴造化

哉古人所以有句圖之作令學者觸類而長也然究竟法變非句圖所能盡

音律乃人聲之所同對偶亦文勢之必至

詩法源流以下儷對

或疑今人不及古者病于儷詞余謂不然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

皎然詩式

言對為易事對為難正對為劣反對為優

雙比空辭為言對竝舉人

驗為事對事異義同為正對理殊趣合為反對

文心雕龍

假對

如沈雲卿牙緋對齒錄杜子美懷君對飲子侍名
貂對大司馬杜牧之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

白日懸
之類

當句對

杜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
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皆當句對

也

流水對

嚴羽卿以劉春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為
十字格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

南飛為十四字格謂兩句
只一意也蓋流水對耳

蹉對

沈存中以九歌之蕙葳蒸奠桂酒為蹉對之祖唐
人七言起結對者多用此法其中聯如劉長卿離

心日遠如流水回首川
長共落暉亦蹉對之類

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五言律如李白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回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七言律如鄭谷

昔年共照松溪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排律中尤多有之

續句對

律詩如老杜待爾鳴烏鵲拋書示鶻鷁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排律如老杜神女峯娟妙昭

君宅有無曲畱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之類一順續一倒續又如贈張山人草書應甚苦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續至三聯白樂天以為詩有連環文藻隔句相解者起於鮑照之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負劔遠慈親其來有自云

凡詩對下句不妨勝上句古人所云吟詠滋味流於下句是也

因情立體卽體成勢

劉勰下同
以下篇法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

因字生句積句為章積章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篇之彪炳章無疵也

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

一詩之中妙在一句為詩之根本根本不凡則花葉自

然殊異如君子在位善人皆來

詩家
一指

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
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白石詩說

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奴隸
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今人遷意就韻因韻求事

所以失之

室中語
以下用韻

劉勰云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兩韻輒易則聲韻微
燥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七古改韻宜衷此論為裁若

五言古畢竟以不轉韻為正

漢魏古詩多不轉韻十九
首中亦只兩首轉韻耳李

青蓮五古多轉韻每讀至接換處便覺體欠鄭重惟杜少陵雖長篇亦不轉韻如北征六十五韻只一韻到底一韻五言正體轉韻五言變體也 遯叟下同

近體詩卽不得押古韻然欲從事古詩古韻叶自當講求李滄溟云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弗雅者古字自是足用第患不博古耳今之作者限於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或屈於才之所不健更掉而之險而雅均病然險可使安俚偏累雅聊用布親串孰與風物自淒緊雲霞肅川漲孰與金壺啓夕淪夫韻歌詩之輪也夫

之一字全與有所不行職此故矣

栢梁押重韻者人占一句故犯重韻以爭勝也焦仲卿妻重韻為多者長篇敘事無庸簡擇重犯正見滔莽之致也此二詩外有重押者當屬偶誤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體正類栢梁故事重用韻耳若韓退之諸詩以今裁而倣往例屢押重韻正如東眉故蹙顰痕增醜有之益妍則未也

退之詩云橫空盤硬語安貼力排界蓋言能殺縛事實

與意義合也此最用事妙手

許彥周詩話
以下用事

詩自摹景述情外則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詩正體然景物有限格調易窮一律千篇祇供厭吐欲觀人筆力材詣全在阿堵中且古體小言姑置可也大篇長律非此

何以成章

胡元瑞
下同

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宛轉清空了無痕迹縱橫變幻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筆融猶斲輪甘苦心手自知

難以言述

世豈有國號國姓可入詩者哉然如人歌小歲酒花舞

大唐春

盧照鄰

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李家

李山甫詠

柳隋堤非佳句乎觀此事無不可使只巧匠少耳遯叟

用事不可着迹只使影子可也雖死事亦當活用

楊仲弘

如杜牧贈李中敏元禮退歸綸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
中敏嘗論鄭注以注比江充以中敏之歸潁陽比李膺
之歸綸氏教授可謂極切只為綸氏恰屬潁陽反覺死
相必易他地纔活又如趙嘏雙鶴寄兄詩茅固枕前秋
對舞陸雲溪上夜同鳴用三茅君兄弟並乘白鶴人見
鶴在帳中及機雲兄弟同遊郊墅聞鶴唳二事也豈不

的切然正
厭其切耳

詩家使事必仍其事之本字其常也然亦不盡然如老
杜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非用昭陵石馬汗出事乎
却更為鐵馬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非用
陶潛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語乎却更為松竹但細讀全
篇覺仍之不穩必更之纔合者則頰上三毛之謂也於

此參究可悟使事活法

石字凹鐵字滿得歸茅屋言松
竹合言松菊遠在 遯叟下同

體物用乾坤字最多者杜甫
乾坤萬里眼乾坤日夜浮
及日月依秦樹乾坤繞漢

宮之類

用元氣二字最多者劉長卿

如登塔之盤梯接元氣洞庭湖之疊浪浮

元氣望海之元氣遠相合太陽生其中凡數四見

境窮於睫量語亦窮於朧量

非此等字不足副之後學用此為襲腐觸此堪反隅

詩惟情格並高可稱上品其雖有事非用事者若論其功合入上格至有三字物名之句仗語而成用功殊少如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自天地二氣初分卽有此六字假孟生之才如其四字何功可伐卽欲索入上流耶彼情格極高則不可屈若稍下吾請降之

於高等之外以懲彼濫又宮闕之句或壯觀可嘉雖有
功而情少謂無含蓄之意也宜入直用事中不入上格
無作用故也

皎然

吟家雖忌疎學然如詩料平時收拾太多不能割愛往
往病堆垛更不如寡學人作詩有情韻也謂不信者請
看篋中集諸公胸中有幾多書在

趣叟
下同

詩家拈教乘中題當即用教乘中語義旁擷外典補湊
便非當行在古如支公輩亦有雜用老莊語者至今時

則迴然分途取材不可混矣唐諸家教乘中詩合作者

多獨老杜殊出入不可為法

如慈恩塔一詩高岑終篇皆彼教語杜則雜以望陵

寢嘆稻梁等句與法門事全不涉他寺刹及贈僧詩皆然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

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為宗又一

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
閒雅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淳牛溲
咸成儻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
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
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用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
事者勿為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為法華轉使事
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
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

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
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為之也

王敬
美

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
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
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
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嚴滄浪
以下取則

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

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徐禎卿

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
以為形迹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
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
合風格自上不為古役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
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為閨繼實則盜
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王弼
州

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

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唯李
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
元天寶間神采聲律粲然大備學者故當以是為楷式

鴻林

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橫絕一時若昌黎之
鴻偉柳州之精工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才
具也今人槩以中晚束之高閣若根脚堅牢眼目精利

泛取讀之亦足充擴襟靈贊助筆力

胡元瑞
下同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詩人競師長吉

語意勢為三偷語最為鈍賊鄴侯造律不暇及詩致使
弱手蕪才公行劫掠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
意事雖可因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
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於閩域中
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皎然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
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坐不

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哀覽既富機鋒亦圓古語口吻
間若不自覺間亦有之未致足厭乃至割緘古語痕跡
宛然斯醜方極皆不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弇州

唐明皇令僧教康崑崙琵琶僧云且遣崑崙不近樂器
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有鄉人請學詩者余以此
語之方采山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摘瑕者因而酷詆
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既

知是瑕不妨併去古人詩有誤用重韻重字者皆是失
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又如風雨雲雷有二聯中接
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為法邪此等
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
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罍次聯
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
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
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

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不為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

王敬美

以疵

蘇長公論詩有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蓋詩惟咏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寄憶贈送惟以神韻為上使句格可傳乃為上乘今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字真

所謂田莊牙人點鬼簿粘皮骨者漢唐人何嘗如此最詩家下乘小道卽一二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為法乎

元瑞下同按詩中用姓卽老杜亦不免如贈賈至嚴武云長沙才子遠釣客星懸又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又飲張氏隱居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此法今吟人槩用以救急矣

嘉隆學杜善矣而猶未盡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坐太夫人本常語而一時模尚遂令大夫使者填塞奚囊太尉中丞類被差遣至不佞扶風漢大藩之類亦後學之前車也

詩者人之情性也怨懟忿詬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抱
道而居與時乖逢情所不堪因發於呻吟調笑抒其胸
次聞者亦有所勸戒是詩之善也其發於訕謗侵陵引
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而罹詩之禍是
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

詩家雖刺譏中要帶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杜甫
秋興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着一自字以
為怨之可也以為羨之亦可也何等不露王維喜祖三

至留宿蚤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似乎言同袍者之薄然亦借之以明祖之過我者為厚其意未嘗不婉若使他人為之則露矣直矣雖取快唇吻非所以自占地步也
遊叟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然無露句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自負意隱然言外何嘗

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擗剝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詩藪

鄭谷云舉世何人肯自知須逢精鑑定妍蚩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不勞紅粉施吾謂凡今作詩者宜讀此杜甫云揚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吾謂今之好譏議前輩詩者宜讀此張祐云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

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吾謂前輩如王李二公
惜亦未嘗讀此 遜叟

唐音癸籤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唐音癸籤卷五

明 胡震亨 撰

評彙一

太宗文武間出首闕吟源宸藻概主豐麗觀集中有詩
數庾信體宗嚮微旨可窺然如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為
家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與風起雲揚之歌同其雄
眇自是帝者氣象不侔 遯叟

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贍精華最為傑作視梁陳神韻少減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卽雄才自當驅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餘古不足已兆端此矣

胡元瑞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成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弇州

德宗詩尚雅正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聲最有稱遠則

王籍耶溪近則常建破山可與論其幽致而氣體自穆

故非吟士可倫

遜叟

虞永興南師資野王嗜好徐庾而意存砥柱擬浣宮豔

之舊故其詩洗濯浮夸興寄獨遠雖藻彩縈紆不乏雅

道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

徐獻忠

李安平百藻思沈鬱尤長五言如柳色迎三月梅花隔

二年含巧於碩才壯意新真不虛人主品目

遜叟下同

貞觀永徽吟賢褚亮楊師道李義府許敬宗上官儀其

最也吉光片羽僅傳人口儀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
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當斂衽矣

四傑詞旨華靡沿陳隋之遺氣骨翩翩意象老境故超
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弇州

王子安雖不廢藻飾如璞含珠媚自然發其彩光盈川
視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范陽較楊微豐喜
其領韻疎拔時有一往任筆不拘整對之意義烏富有
才情兼深組織正以太整且豐之故得擅長什之譽將

無風骨有可窺乎當年四子先後品序就文筆通論要亦其詩之定評也歟

遜叟

陳子昂初變齊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詩以理勝情以氣勝辭

吟譜

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

感遇之篇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 盧藏用

唐人推重子昂自盧黃門後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則云有才繼騷雅名與日月懸韓退之則云國朝盛文章子

昂始高蹈獨顏真卿有異論

真卿嘗云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

秘未觀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過正推其中論亦傷於厚誣

僧皎然采而著之詩式近代李于鱗加貶尤劇

于鱗序唐詩云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

余謂諸賢軒輊各有深

意子昂自以復古反正於有唐一代詩功為大耳正如

夥涉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澤一呼為羣雄驅先自

不得不取冠漢史王弼州云陳正字淘洗六朝鉛華都

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第天韻不及胡元瑞云子昂削

浮靡而振古雅雖不能遠追魏晉然在唐初自是傑出
斯兩言良為折衷矣

遊叟

唐初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
首倡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獨有官遊人排律則六位乾
坤動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毘陵震澤皆極高
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

元瑞

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自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
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間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

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 唐書

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
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嘆沈詹事宋考功
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
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遠其利有過於古亦
猶路鼗出於土鼓箏籥生於鳥跡 獨孤及

沈七言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 元瑞下同
按之問

本傳云其善五言詩任期本傳云
尤長七言之作二家定評久矣

沈宋固是竝驅然沈視宋稍偏枯宋視沈較縝密沈製
作亦不如宋之繁富

漢稱蘇李唐亦曰蘇李

嶠味道
又頌

以今論之巨山五言既

多典麗將味道難為蘇廷碩七言尤富風華亦復又難

為李耳

遯叟
下同

張燕公說詩率意多拙但生態不癡律體變沈宋典整
前則開高岑清矯後規

張曲江

九齡

五言以興寄為主而結體簡貴選言清冷如

玉磬含風晶盤盛露故當於塵外置賞

開元彩筆無過燕許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
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州余

王灣詞翰蚤著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已來少
有此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示楷式又搗衣篇云月華
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非張蔡之曾見覺顏謝

之彌遠

殷璠
下同

崔顥少年為詩屬意浮豔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

骨凜然一窺塞垣為戎旅間語壯采欲埒鮑家

徐獻忠云顥風

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雖極推黃鶴樓未足列於上駟

儲光羲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
得浩然之氣

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蘇子由

王昌齡詩饒有風骨與儲光羲氣同體別而王稍聲俊

多驚耳駭目之句

殷璠

少伯天才流麗音唱疏越七言絕句幾與太白比肩當

時樂府采錄無出其右

徐獻忠

王右丞維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一

句一字皆出常境

殷璠

摩詰以淳古澹泊之音寫山林閒適之趣如輞川諸詩

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如九天閶

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

樹萬人家又何其偉麗也

震澤
長語

右丞詩自有二派綺麗精工者沈宋合調幽閒古澹者

儲孟同聲 元瑞

孟浩然詩祖建安宗淵明冲澹中有壯逸之氣

吟譜

浩然詩彩筆茸半遵雅調全削凡體至如衆山遙對酒
孤嶼共題詩無論氣象兼復故實又氣蒸雲夢澤波撼

岳陽城亦為高唱

殷璠按孟氏洞庭一聯皎然論詩
降居中駟良有深指見前法微之三

浩然詩遇思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東人口若公輸氏
當巧而不巧者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孟則

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謝朓有露濕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與古人爭勝

毫釐皮日休

襄陽氣象清遠心悰孤寂故其出語灑落洗脫凡近讀
之渾然省淨真彩自復內映雖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調
不及王右丞而閑澹踈豁脩脩自得之趣亦有獨長

忠

徐獻

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東坡浩然四

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岳陽樓歲莫歸南山之類

陸放翁

孟襄陽才不足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傳

情而發故小勝也其氣先志而索故大不勝也然偏師

而出者猶輕當於衆志而膾炙藝林

弇州

高常侍適性拓落不拘小節其詩多胸臆語兼有風骨

故朝野通賞其文

殷璠

常侍詩氣骨琅然詞峯峻上感賞之情殆出常表

徐獻忠

同

岑嘉州參以風骨為主故體裁峻整語多造奇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道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超一復取是而已尤為正宗

岑州

高適詩尚質主理岑參詩尚巧主景

吟譜

王孟閒澹自得

高岑悲壯為宗

詩藪

常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如松際露微月

清光猶為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

並可稱為警策

殷璠
下同

李頎詩發調既新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立理最長論其
數家往往高於衆作

劉昫虛情幽興遠思苦語竒忽有所得便驚衆聽唯氣
骨稍不逮諸公惜其不永天年隕碎國寶

陶翰既多興象復備風骨虛象雅而平素得國士之風
祖詠剪刻省淨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

崔國輔詩婉孌清楚深宜諷味樂府數章古人不及
崔曙詩多歎詞要妙情意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下

綦毋拾遺

潛

詩舉體清秀蕭蕭跨俗桑門之役於已獨

能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如鍾聲和白雲歷代
未有借使若人加氣質減雕飾則高視三百年外也

張謂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對酒行並在物情之外但
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歷遐遠探古迹然後始為冥搜
薛據為人骨鯁有氣鬼其文亦爾自傷不早達怨憤頗

深如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可謂曠代佳句

元次山結詩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里耳而有可尋

玩晁公武

沈千運刊落文言冷然獨寫真意元次山甚推重之其
同調有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數人而
季友雲卿尤勝遜叟

季友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觀畫一篇甚有新意
殷璠

雲卿詩祖述沈千運調氣傷苦怨者之流如虎豹不相
食哀哉人食人方於七哀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則
雲卿深矣雖較之陳沈纔能升堂猶未入室然當今古

調無出其右者

高仲武 杜甫稱雲卿云一飯未嘗留
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觀集中哀哉行

古挽歌 途中寄友
諸篇允愜 杜句

唐音癸籤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音癸籤卷六

明 胡震亨 撰

評彙二

李白脫屣軒冕釋羈韁鑠自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
樂取其昏以自穢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欲耗壯心遺餘
年作詩非事其文律取其吟咏以自適

范傳正

太白耻作鄭衛語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每多

諷興自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楊馬千載獨步唯太

白一人

李陽冰

白性個儻善賦詩尤工古歌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辭

古人之善詩者亦不逮

劉全白

李白才逸氣高其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

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又稱梁陳以來豔

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其

集律詩殊少孟榮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徐庾楊王亦時用之善掉
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其詩家之
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 陳繹曾

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率然
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嚴滄浪

杜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
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
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 元稹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
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
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
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甫又善陳時
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稱詩史

宋祁按孟榮
本事詩云杜甫

逢祿山之難流離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
遺事當時以為詩史知詩史之評原出唐人也

杜子美大篇江河轉怪不測雖太白退之天才罕及至

五言七言律微有拙處然時時得風雨鬼神之助不在
可解若七言宏麗或更入於古野而不為俚亦惟作者
自知雖大家數不能評也此筆絕於世久紛紛一花一
葉飾姿弄鬢徒亂人意

劉須溪

杜詩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不失本調而
兼得衆調故絕不可及

元瑞
下同

大槩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邁衰難挽漢魏至
唐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

人未備伐山導源為百世師二也開元既往大厯系興
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
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
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經敘事兼
史尤詩家絕覩其集不可不讀亦殊不易讀

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
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真所謂正中有變

大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正規模之大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勘覈未徹故自宋以來學杜者什九失之不知變主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竒越險不主故常化則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宋以後諸人競相師襲者皆其變也然化境殊不在此

子美詩妙處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閭闔後輩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

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

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黃山谷云唐人賦

胡元瑞與多而

比少惟杜則比時時有之然杜所以勝諸家殊不在此後人穿鑿附會動發笑端

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以年譜考之四十獻賦之前傳者少矣詩信非老不工也 李卓吾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如矮人看場耳 朱晦庵

凡詩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則意態橫放故惟中歲工
力並到神情俱茂興象諧合之際可嘉賞如老杜之入
蜀篇篇合作語語當行初學所當法也夔峽以後過於
奔放視其中年精華雄傑如出二手蓋或視之太易或
求之太深或情隨事遷或力因年減雖大家不免世反
以是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

元瑞
下同

元微之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
百為非李所及白樂天亦云杜詩貫穿古今覷覷格律

盡善盡美過於李二公蓋專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

杜優劣不知杜句律之高自在才具兼該筆力變化亦

不專在排比鋪陳貫穿醜醜也深於杜者要自得之元

山有詩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柰微之識碣碣此論所自出也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嘗使人以意逆

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

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

集中高作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摩聽聲耳其病

蓋傷於多也其中累句須痛刊去方盡善然此語不可

為不知者言之

葉石林按杜八哀源出顏延年五君詠顏篇止四韻張說倣顏詠五君亦止

五韻以促節寄哀思語不及長也試並閱利鈍自見

鄭善夫有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寶子美之知已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徃徃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

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杜老啟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然詩終以興致為宗而氣格反為病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焦氏筆乘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

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白不能作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李杜二人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嚴滄浪

楊誠齋論李杜謂無待者神於詩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余謂比之於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楊用修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
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李左
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
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
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竒拔沉雄為
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
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
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面目有異乃欲使之

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
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
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
多法也

弇州
下同

下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
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
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

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起出一代
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故利鈍雜陳巨

細兼畜

元瑞
下同

李杜二家其才本無優劣但工部體裁明密有法可尋
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至又唐人特長近體青蓮缺焉
故詩流習杜者衆也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
變化在調與詞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獲易於

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超逸驟如駭耳索之
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稍不同者也
偏精獨詣名家也具範兼鎔大家也然又當視其才具
短長格調高下規模宏隘閫域淺深有衆體皆工而不
免為名家者右丞嘉州是也有律絕微減而不失為大
家者少陵太白是也清新秀逸冲遠和平流麗精工莊
嚴竒峭名家所擅大家之所兼浩瀚汪洋錯綜變幻渾
雄豪宕閎廓沉深大家所長名家之所短 元瑞

唐音癸籤卷六